



# 從心靈環保思維談企業永續發展

李啟華\*

## 摘要

本文探討心靈環保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及架構，並分析永續活動實踐對公司本身的助益，再進一步說明心靈環保於企業永續發展上的運用。聖嚴法師將高深佛化轉譯成易於大眾瞭解的心靈環保，本文延續普及化目標，探討心靈環保與企業永續發展的歷程及意涵，分析兩者對應及融合之處，提出以心靈環保為精神指引，以便更完整及持續地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促進企業永續發展的模式。

關鍵詞：心靈環保、企業永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

---

\* 李啟華，輔仁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2023.01.30；接受日期：2024.08.05

## Protecting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hua Li\*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framework of Protecting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 (PS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t analyzes the benefits of sustainable activities for companies and further explains the application of PSE in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ster Sheng Yen transformed profound Buddhist concepts into the more accessible idea of PSE.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he goal of popularizing Buddhism by exploring the journey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PSE with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analyzes the correspondences and point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It proposes a model that uses PSE as a guiding principle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continuously implement CSR, promoting sustainable corporate development.

Keywords: protecting the spiritual environment,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 Chihua L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一、緒論

《妙法蓮華經》〈譬喻品〉以火宅譬喻人類所處的環境，然而，現今的地球因人類排放大量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而造成暖化，促使人類處於「真」火宅中。<sup>1</sup> 氣候變遷除使地球均溫上升外，亦造成暴雨、乾旱等極端氣候現象，也影響農產品的生長、傳染性疾病發生及許多物種滅絕。近年來，自然環境除因氣候變遷的影響外，大量電子廢棄物、塑膠製品、山林地大規模開發、水資源過度取用等，皆造成許多對地球無法及時恢復的傷害。隨著經濟發展不均，資訊量過載，人類心理健康程度惡化，社會互信程度降低等人心不安定的社會環境問題，社會上的人際間、團體間及國家間的對立情況亦日漸加深。公司治理及國家經濟也因人為因素造成安隆案、金融風暴及國家對人民的暴行。

以上現象是從200多年前第一次工業革命後，人類專注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而造成環境、社會及治理（environm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 ESG）不平衡的結果。在1970年代的背景及相關假設下，學者們認為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獲利，以極大化股東財富（Friedman, 1970）。然而，隨著1980年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造成跨國企業在各國設廠，造成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在勞資關係與環境保護的要求不平衡的情況下，西方國家開始賦予企業更多的社會福利責任，國際官方及非營利組織也開始關注開發中國家的勞權及環境權的平衡（林宜諄、高希均，2008）。因此，為減緩ESG不平衡之狀況，永續發展概念漸漸成為全球的主要趨勢；2015年聯合國發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期望能修正過往專注經濟發展而忽略環境及社會所造成的問題。隨著世人對ESG的重視程度日漸加深，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倡

---

<sup>1</sup>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於2021年的AR6報告指出，從1850~1900年間到2010~2019年間，人為造成的全球地表總升溫可能範圍是0.8°C~1.3°C，最佳估計值為1.07°C。

議ESG與公司獲利並非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互斥二物，而是能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相互提升的組合，漸成為企業由上到下真心認同並付諸實踐的策略（Henderson, 2020; Serafeim, 2022）。然而，由於自私自利之心，就算遇到已知的自害害人之事，一旦與自己的現實利益相衝突時，不易顧慮遠憂的結果，也顧不得對大環境的影響，對後代子孫產生的危機（聖嚴法師，2020a：430）。再者，愛因斯坦曾說：「我們不能用製造問題時的同一層級思惟來解決問題」<sup>2</sup>，因此，一種不同層級的思惟是現代ESG問題急需的解方。

聖嚴法師觀察到上述的人類困境，呼籲應以心靈環保（protecting spiritual environment, PSE）<sup>3</sup>為原則，建立自利利他的正確人生觀，生起無住的智慧心及利眾的慈悲心，讓他人體會到身心平安的滿足感，建立彼此尊重互助的家庭，進而創造全球、全人類永續的共同性利益。「心靈環保」一詞由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於1992年提出，為法鼓山的核心精神，也將當年訂為「心靈環保年」（果光法師，2014；林其賢，2016）。聖嚴法師從自身實踐佛法的歷程提出的PSE理念，其為運用慈悲及智慧保持平靜、穩定、自主、自在的心境，以面對無常的一切現象。智慧觀察到萬事萬物皆為諸佛的無聲說法，不見得與自己矛盾之事就沒有利害得失，尊重生命、珍惜資源，為眾生利益及苦難而行救濟之事的慈悲也同時而生。PSE的具體實踐方法包括「四環」、「心五四」及「心六倫」（果光法師，2014；辜琮瑜，2017），經由將PSE的實踐方法融入日常生活中，並擴及企業營運活動中，在環境、社會及治理三個層面上展現，自身清淨進而讓眾生也隨之清淨的永續發展淨土。

2005年聖嚴法師於法鼓山園區的「專職菩薩精神講話」會議上開

---

<sup>2</sup> 原文：The significant problems we face cannot be solved at the same level of thinking we were at when we created them.

<sup>3</sup> 本文以PSE表示心靈環保整體系統；以「心靈環保」表示四環之一的心靈環保觀念。

示，理念、目標及方向的堅持是形成「法鼓山」的基礎，面對新時代應有新作法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佛法要朝普及化、國際化及年輕化三個方向努力（聖嚴法師，2020b：144-146）。PSE將高深的佛法普及化，意涵直指人心及行為上的各種現象，適用於不同時代、年齡、種族、性別及身分地位，運用於二十一世紀的永續發展潮流中，更能在精神層面上產生畫龍點睛的功效，讓各種以道德與倫理為名，勸說與人、大自然及社會整體為善的教條式規範及原則，滋長出從人心起而行的精神動機及原則。PSE闡述一個完整而踏實的人生觀，從心、身、家庭到工作及至更廣大的社會、全球及大千世界都視為一個整體，讓我們瞭解大眾的好會擴及自身，自身的善也會感動大眾，認知自身需承擔所有行為的後果，也影響鄰親之人；從過程而言，認識自我、肯定自我、提昇自我及消融自我，讓大眾瞭解對自己所言一句及所行一事的義意。因此，PSE讓每個人從自身為起點，以兼顧各式利害關係人的方式促進永續發展，也讓每個人以極積的態度落實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本文探討聖嚴法師之PSE及如何形塑成功人生的觀點，再分析西方學者對永續發展及ESG的相關論述，進一步以PSE及佛法觀點說明對永續發展及ESG的對照情況，提出完善永續發展趨勢的精神指引原則。就佛學領域而言，提出以PSE作為永續發展及落實企業之CSR的精神指引的可能性及優勢；而在CSR領域，則提出股東、經理人及員工為何關注及實踐CSR的內在動機，且提供他們在執行時的判斷原則。

## 二、心靈環保

1992年紐約東初禪寺舉行週日法會特別講座「禪的心靈環保」，聖嚴法師論述環保與禪的定義，更進一步講解禪與心靈環保的類別與層次，以及說明禪的修行者會將內心的體驗，表現至外在世界，並帶領他

人共同完成心靈環保的任務，才能達到淨化人心、淨化社會、保護自然環境的目的（辜琮瑜，2022；聖嚴法師，2020c：140-146）。法鼓山於1993年亦以「心靈環保」為年度關懷主題，1994年為法鼓山「禮儀環保年」，法師特地指示進行佛化聯合婚禮、佛化聯合祝壽、佛化聯合奠祭等禮儀示範籌備，以帶動社會以簡約、隆重的佛化儀式，著重活動的內涵及本質。同年度聖嚴法師又加上「生活環保」及「自然環保」，形成「四環」運動（聖嚴法師，2020d：339-340）。四種環保依年分及其內容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四種環保

時間	名稱	內容
1992	心靈環保	讓我們的心安定，保持我們心靈的平靜與明淨。再者，為人類社會提供智慧、促使人類身心健康、快樂及平安的觀點及方法，都可視為心靈環保。若能體會到萬事萬物，時時都在說無生無滅、悲智具足的實相法，則為心靈環保的最高境界
1994	禮儀環保	以禮儀提昇自我的品格，化除自我的積習，人與人之間以禮讓對方來成就自我，以尊重對方來化解敵意，以稱讚對方來增進和諧；群體之中以禮儀來統一彼此的歧見、促進彼此的關懷、達成團體共同的成長，以造就共存共榮的社會型態
	生活環保	妥善運用所有的資源，愛惜自然資源、重複使用自然資源，以保障我們生活的整潔與儉樸
	自然環保	少破壞自然資源，保全地球生態的共存與共榮

資料來源：法鼓全集，本研究整理。

1995年，法師鑑於人們一味地追求成功而望卻省思身心，因此推出「安心、安身、安家、安業」的「四安」運動，從自己的心靈、行為、家庭、事業上建立良好的基礎再擴及到社會；也為幫助大眾能積極及

智慧地安定身心於現實環境中，推出「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的「四它」運動（聖嚴法師，2020e：136-142）。因社會發生一些令大眾不安的事件，法鼓山於1998年3月13日一連3天，舉辦「我為你祝福——新世紀共修共願祈福法會」，推出「需要、想要、能要、該要」的「四要」運動；「感恩、感謝、感化、感動」的「四感」運動；「知福、惜福、種福、培福」的「四福」運動（聖嚴法師，2020f：240-245）。1999年也是法鼓山成立十週年，於臺北林口體育館舉辦「祝福平安滿人間——法鼓山一九九九全球會員代表感恩大會」，揭示了「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新主張——心五四運動」，將「四安」、「四它」、「四要」、「四感」及「四福」整合成「心五四運動」（聖嚴法師，2020g：117-123）。「心五四運動」的發布時間及內容整理如表2所示。

表2  
心五四運動

時間	類別	名稱	內容
1995	四安	安心	以少欲知足安自己的心，以作為安身的基礎，也為眾生安他人的心。在生活中勤勞儉樸，平衡冷熱、飲食、睡眠、運動及作息，以達安身。家是一個相愛、互助的共同生命關係，家中成員彼此互相尊敬、互相學習、互相體諒、彼此關懷、彼此感恩、彼此奉獻，成為共同修行慈悲及智慧的菩薩伴侶。在身、口、意三種行為上的清淨與精進，就在個人行為及工作上達成利人利己的敬業樂群
		安身	
安家			
安業			
	四它	面對它	一件事的發生是因緣合和而成，正視它的存在，接受它帶給我們精進的機會，以客觀的角度找出形成的因素及因應辦法，以一己的資源及能力盡力處理它，之後就讓放下它一切成為過去，不沾沾自喜，也無需耿耿於懷
接受它			
處理它			
放下它			

（續下頁）



表2 (續)

時間	類別	名稱	內容
	四要	需要 想要 能要 該要	食衣住行基本所需，聖嚴法師自許的最低需求為「寒天凍不死、平常餓不死」；然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身分地位，需要有適度的莊嚴。必需品之外的額外需求即為想要，在衡量需要與「想要」間的差異時，應該分別從自我觀點及總體客觀的立場同時考量。在努力付出、能力範圍及因緣具足下，獲得所需要的東西，包括名、利、權、位、感情等，獲得後有實至名歸、受之無愧的名氣、財富及權位才是能要及該要
1998	四感	感恩 感謝 感化 感動	凡是受佛法恩惠及受恩於人者，必有感恩圖報的心，感謝三寶的恩德、也要報國家恩、報父母恩、報師長恩，這就是佛教徒常說的「上報四重恩」。以感謝的心來接受順逆兩種幫助我們精進的助緣，並以佛法的智慧與慈悲來感化自己、調柔自己、修正自己、勸勉自己，才能夠產生力量感動他人
	四福	知福 惜福 培福 種福	人有一口呼吸就擁有一切希望，就是福報，知道自己有福報外，更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等一切資源。善用這些資源及精進知識、人格、智慧以及技能，以成為一位可隨時隨地種福的人，是有福之人。培福就可以培養出更多的福來，若能把全世界、全宇宙，所有十方一切眾生，都當成是培福的對象，最後就會和佛一樣福德圓滿

資料來源：法鼓全集，本研究整理。

隨著世代的多元發展，社會上每個人同時身具不同的角色，可能同時是老師與學生、上司與下屬、父與子、人與自然、本國人與外國人等不同之身分，若以利害關係人角度來審視，會有更多的不同角色。不論我們扮演什麼角色，都應該要有守分、盡責、做奉獻的正確觀念，並要在追求自利的同時，也尊重、關心他人及服務奉獻。倫理是人際行為的準則，也是一種菩薩慈悲心的展現，在自利之餘也要利他，才能帶來社會的穩定與保障。過往儒家的五倫，已無法滿足現代人的多重角色之



需，為了讓社會重視倫理觀念的重要性，讓人們能自重及相互尊重，法鼓山於2007年推行「心六倫」，包括家庭倫理、生活倫理、校園倫理、自然倫理、職場倫理及族群倫理（聖嚴法師，2020h：129-141）。心六倫之內容整理如表3所示。

表3  
心六倫

時間	名稱	內容
2007	家庭倫理	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健康和樂的家庭是社會最穩固的基石。家庭的每一位成員各盡其分，對家人付出、奉獻、服務，盡心、盡力、盡責，並將這份對家人的愛擴大到社區及社會
	生活倫理	生活倫理強調節約、簡樸、不浪費，除了從我們每一個人開始，珍惜善用生活中的各種資源，也要對環境給予愛護和尊重，除了給自己方便，也尊重其他使用者的權益
	校園倫理	學生、老師和家長三方面，彼此各盡本分而相互尊重，也需多一些溝通。學生的角色是求學受教，老師扮演的角色是傳道、授業及幫助學生養成健康開朗的人格，而家長則是支持正常教育體制發展的後盾，讓教師與學生、教師與家長、學生與學生間彼此尊重及關懷，共創合宜的學習環境
	自然倫理	自然宇宙之中的一切萬物，都與人的心相關，人與自然的相處也是一種法的呈現。因自然資源是不可能永續使用的，從不浪費資源開始，盡可能重複使用，因此，保護自然，重要的是從自己做起。除了避免破壞自然，也要進一步培養自然、美化自然
	職場倫理	一種相互關心、互助合作的關係，職場雖有不同部門、不同職位，但應彼此支援、和睦協調，而上下之間溝通無礙。個人盡心盡力、盡責盡分之餘，彼此愉快地互動與合作

(續下頁)

表3 (續)

時間	名稱	內容
	族群倫理	族群可分為民族的族群、宗教的族群和地域性的族群，這些是較大的族群範疇。從最小的族群，到全球共同的族群來看，站在族群本分的立場來奉獻、服務，照顧與包容；不同族群之間，彼此相互合作，共同促進繁榮

資料來源：法鼓全集，本研究整理。

聖嚴法師(2020i: 18-19)在《找回自己》一書中提及，世界環境和人類社會是經過累世祖先努力之下累積而成，才讓我們有現在的文明，而在享受此前人努力下之恩澤時，我們是否思考過在這世短暫的生命過程中留下什麼。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於2015年發布《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通諭指出，「世界是白白得來的禮物，必須與他人分享……我們領受的世界，也屬於我們的後代」，說明我們如何使用這個世界是一個世代間公義的問題。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1987)將永續發展定義為：「在滿足當代的需要又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們需「努力為社會整體貢獻，就會創造出全人類共同的生命價值，連帶也會創造出我們所處的時代的歷史價值」。

佛教因果法及因緣法指出，這世與過去及未來是前後相關，形成獨有的三世流轉法門，所以從時間上而言，是循環不已、生死無盡，故「在時間上，有過去無量的生生世世，以及未來無量的生生世世」；而賓主之間也互為主體，「在空間上，我們所處的地球，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還有無量十方世界」，因此，於時間及空間的觀念下，都是無限的觀念，我們所有利害關係人也就不限於現在於地球上的人類和生命體而已，也包括過去、未來及地球以外的無量一切眾生。若能兼顧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達到這時代的歷史價值，即可做到「忙、忙、忙，忙得好快樂；累、累、累，累得很歡喜」的有展望之生活。

為了達到忙的快樂、累的歡喜的結果，就需要有一個「圓滿的生涯規劃」，聖嚴法師說：「大部分人的生涯規劃都太偏重外在價值，只是在知識和工作的層面上打轉。正確的生涯規劃應該從內在的反省做起，規劃整個生命的品質，找到人生的平衡點，這才是圓滿的人生規劃」。且在規劃時需掌握兩大原則，一是「方向感」，二是「立足點」。另外，也需瞭解自己的才能及外在資源的多寡，才能做好人生的規劃（聖嚴法師，2020j：21-23）。聖嚴法師所說的方向感是指生命的目標，即是指自己的身心安定、健康、安全和大眾的幸福，尤其身心安定是重要的目標（聖嚴法師，2020k：24-26），且人生的價值必須建立在對人有益，對自己成長也有幫助（聖嚴法師，2020l：30-33）。

綜合上述聖嚴法師對如何成為一位成功的人之過程可知，在成功前需先做好人生規劃及找到合適的方向感、目標及價值。反之，應先確認自己的人生方向、目標及價值，依自己的才能及資源進行「有形」及「無形」的圓滿規劃，即可達成功的人生。故法師直言對於一位有信仰的人而言，成功的人生始於淨化人心及身心安定。而四環、心五四運動及六倫則為實現淨化及安定身心，具體且易操作的實踐方法。

聖嚴法師的著作論述強調人心品質的提升，也說明PSE的核心價值在於淨化及深化每一個人的心靈，以提昇精神層面。而企業是由個人所組成，與企業的利害關係團體也由個人所組成。所以人的品質提升，行事風格及品質亦隨之改變，即可進而影響他人、社會、國家及全球，讓佛國淨土於人間實現。不但兼顧企業的目的與獲利，善盡企業的CSR，也促使企業永續發展。

### 三、企業永續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Friedman（1970）在其“*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一文中，清楚地論述企

業唯一的社會責任為：「在無詐欺及舞弊的公開與自由競爭的遊戲規則下，運用公司資源及執行活動以提升公司獲利」。換言之，若進行CSR活動可以提昇公司獲利，則就屬於公司應進行的活動之一；若企業只需對股東負責，將提昇股東財富視為是公司唯一的目標，而CSR則成為營運活動非必選的活動項目之一。然而，此觀點忽略了與企業有關的員工、顧客、社區、政府及環境等企業營運要素的相關權益。同時，另一種以社會價值觀並兼顧利害關係人權益的理論，也是許多學者倡議的觀點。Bowen（1953）指出，企業應追求符合社會價值及滿足社會的活動；Arrow（1973）也認為，企業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所以在追求利潤之外，也需對其他社會成員有責任。換言之，企業應該為社會創造最大的利益，而非僅關注公司利益。例如，工廠排放CO<sub>2</sub>而造成溫室氣體現象，地球氣溫漸升影響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存環境，甚至造成動植物的滅絕、糧食短缺及糧價高漲等，不能因CO<sub>2</sub>已排放至大氣中，而企業不需為此負責。Freeman（1984）提出利害關係人理論（stakeholder theory），認為企業有責任思考所有受公司行為影響的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而非僅考量股東的利益。

然而，van Marrewijk（2003）指出，過往大眾對於CSR有不同的定義，有些人認為CSR是達成企業永續這個終極目標的中間階段，公司試著調和社會、環境及獲利三者間的關係（Elkington, 1998）；有些人則認為CSR是通往企業永續的方式之一；而現今大都認為企業永續與CSR是同義語。最受廣泛使用及接受的CSR定義為WBCSD所提出：「CSR是企業承諾持續遵守道德規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改善員工及其家庭、當地整體社區、社會的生活品質」。Carroll（2016）在1991年提出CSR金字塔，依序分類為經濟責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y）、法律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y）、倫理責任（ethical responsibility）及慈善責任（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企業優先照顧股東的權利以達成公司獲利的經濟責任後，再兼顧法律上對企業在治理、環境及社會層面的要

求，進而考量倫理及慈善等面向的責任。Carroll指出，CSR金字塔的四種類別也可以同時而行，沒有一定的施行順序。綜合言之，CSR是一個企業永續的廣泛性概念，至於如何有系統地實行於企業則有賴於明確的指標及其目標值。

聯合國全球契約（The Global Compact）於2004年提出ESG，後續成為許多機構評估企業永續經營的架構及指標，讓公司利害關係人可從客觀指標去衡量公司的CSR績效。其中，E是指環境保護，表示公司在營運過程中，需同步重視對環境的影響與責任，包含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能源管理、水及污水管理、生物多樣性及廢棄物管理等；S是指社會責任，表示公司在發展過程中也需善盡對社會整體的責任，包括人權、社區關係、員工健康與福利、員工多元組成與包容性、客戶關係管理、產品安全及慈善公益；G是指公司治理，表示公司在管理和運營過程的透明度和公正度，包括董事會治理、董事與主管薪酬、資訊透明度、供應鏈管理、風險管理、股東權益等。Porter與Kramer（2006）指出，一家公司的營運需獲得政府、社區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同意或默許，所以公司需完善CSR才能取得「進場資格」，並進一步在社會中運作。換言之，公司若以短視近利的方式濫用環境資源，例如，排放未經處理的有害氣體、溫室氣體及土地，除受到主管機關裁罰，甚或停業等處分，也可能被鄰近居民及關心環境的非營利團體的反對，而導致營運不順暢。同理而言，公司在社會及治理面向也應兼顧這類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才能確保長期的經濟績效及運作順暢。

2015年「聯合國發展高峰會」，在檢視「千禧年發展計畫」不理想的範疇及所有國家皆面臨的問題，並積極實踐平等與人權的前提下，提出17項SDGs<sup>4</sup>及169項指標，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等

---

<sup>4</sup> SDGs的17項目標為：

目標1：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目標2：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三大面向，期望全球在2030年達成設定的SDGs。ESG將概念性的CSR具體化，而SDGs則是將ESG的目標具體地列出，並將涵蓋範圍擴及全球，非僅限於單一國家。GRI、UN與WBCSD（2015）於SDG Compass報告中說明，企業可針對SDGs開發及應用創新的解決方案及技術，也可用於制定、指引、溝通及報導公司的永續策略，並從中發現未來的商機，提升公司永續發展的能力及優勢。SDGs也是許多國家永續政策及永續評比參考的準則，故SDGs與企業永續發展亦具密切關係。

上述文獻指出公司需承擔CSR的必要性，也有其他文獻指出CSR績效受到投資大眾的重視，所以機構投資人將公司之CSR績效列入投資標的評選標準，以滿足投資人對永續投資（social responsible investment）的需求，並促使公司提升CSR績效（Deng et al., 2013; Dyck et al., 2019）。除在金融危機時具有較高的股價報酬外，CSR績效佳的公司也

- 
- 目標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 目標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及高品質的教育，以及提倡終身學習。
  - 目標5：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 目標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 目標7：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可靠的、永續的，以及現代的能源。
  - 目標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 目標9：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 目標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 目標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 目標12：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 目標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 目標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 目標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地管理森林，對抗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 目標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 目標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有較高的獲利、成長及員工產值，並能借貸到較多的資金（Lins et al., 2017）。在正向評價CSR績優公司外，投資人也對CSR不佳公司給予相關的負向反應，例如，Bae等人（2012）指出，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時，治理績效不佳的公司會面臨較大的股價跌幅。隨著氣候變遷日益受到全球關注，投資人相信氣候風險將使公司面臨法規風險，而對公司具有財務上的實質影響（Krueger et al., 2020）。Matsumura等人（2014）發現，平均而言公司多一噸的溫室氣體排放，將減少212,000美元的股票價值。

Porter與Kramer（2006）分析許多公司提出改善對環境及社會造成影響的CSR活動，發現這類活動的結果不如預期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公司與社會這個實為相互依存的關係，彼此卻以敵對的方式進行互動；二是因為這種敵對的關係，迫使公司將CSR視一般性議題來處理，而非讓每一家公司有機會藉由最適策略來回饋社會。然而，公司日常營運活動會影響到社會，為「由內而外的依存關係」（inside-out linkage）；反之，社會的現象也會對公司造成影響，為「由外而內的依存關係」（outside-in linkage）。所以，公司及社會都應充分瞭解彼此的依存關係，將社會觀點融入追求競爭力與核心策略中，把CSR融入公司營運活動及策略之中，才能達成「共存共榮」的理想。且這些CSR不但應與公司本身的業務相關，更應縮小範圍鎖定一些對公司最重要與最具策略價值的CSR議題，取回為彼此創造共享價值（creating shared-value）的主導權。

Porter與Kramer（2011）接續2006年的研究，提出創造共享價值的思考方式，過往大眾普遍認為企業是以損害社會為代價去追求自身的成功，所以迫使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也造成對企業與大眾間的信任減弱，所以秉持著經濟效能與社會利益間是一種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假設，去制定相關政策規範企業作為。然而，筆者認為企業之目的在過往只是為追求利潤想法，應重新定義為創造共享價值。過往對CSR的期待



是藉由內部化（internalize）企業對社會造成的外部性（externality）影響，較像是一種財富重分配的概念，將公司的資源或財富分享或補貼予其他利害關係人；而共享價值則是運用新技術、營運與管理方式，以創新的過程提昇生產力、競爭力及擴大市場，亦改善社會的經濟與環境，同時提昇經濟與社會的價值。如此一來，企業與社會之間即可從競爭關係轉變為相依的合作關係，形成「共存共榮」之情境。他們也提出三種可能的解決方向，分別是「重新構想產品市場」、「價值鏈生產力再定義」及「促進地方群聚發展」。

天主教現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於2015年發布通諭——願祢受贊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Laudato Si' —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六個章節的內容如表4所示，皆直接對應SDGs各項目標，可成為天主教教友在實踐SDGs的精神指引。為了讓世人能有更具體實踐SDGs的方法，教宗方濟各於2020年發布願祢受贊頌行動平臺（The Laudato Si' Action Platform），此行動平臺分為七個部分，分別為回應地球的吶喊（response to the cry of the earth）、回應窮人的吶喊（response to the cry of the poor）、生態經濟（ecological economics）、採行簡約的生活模式（adoption of simple styles）、生態教育（ecological education）、生態靈性（ecological spirituality）及社區連結和參與行動（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ory action），藉以號召全球天主教教友共同實踐通諭，亦達成SDGs的目標。

Eccles等人（2020）分析G20所有會員國及其他14個國家關於受託人責任的法律備忘錄，並未發現支持股東權益至上的意見。換言之，需優先考慮股東權益的觀點並不正確，股東固然是重要利害關係人，然能否滿足員工、顧客與供應商等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對公司的永續發展亦十分重要。為了公司能永續發展，董事會必須說明公司的長期價值主張，其行動的核心是一項清楚且令人信服的使命，企業才能擁有永續的策略。筆者提出SCORE的五項行動步驟，包括簡化

表4

通論：願祢受贊頌與對應SDGs

章節／對應SDG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一 我們共同家園出了什麼問題？	●	●				●	●			●	●	●	●	●	●	●	●
二 創造的喜訊										●							●
三 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	●				●		●	●	●	●		●		●		●	
四 整體生態學	●		●		●		●			●	●	●	●	●	●	●	●
五 探索和行動的方向	●	●				●	●			●		●	●	●	●	●	●
六 生態教育與生態靈修				●		●	●	●		●	●	●	●				

資料來源：教宗方濟各（2015）；本研究整理。

（simplify）、連結（connect）、承擔（own）、獎勵（reward）及具體展現（exemplify）。其中簡化是指需簡單、清楚且直接了當地讓利害關係人可以理解「企業目的」，再將目的連結到審慎篩選後的策略，並進行資源分配，接著董事會承擔起擬訂合適的結構、控制系統及流程，執行結果串連獎勵措施，再以具體量化及質化成果與利害關係人溝通。

Polman與Winston（2021）指出企業可以在四條路徑上，找到讓現在蓬勃發展、未來取得勝利的競爭優勢。第一、以服務眾多利害關係人為優先；第二、為公司造成的所有影響負責；第三、擁抱夥伴關係，與批評者合作；第四、透過有效的方式公開「倡導淨正向」（net positive advocacy）。筆者將淨正向公司定義為：「改善它影響到每個人的福祉，無論那些影響的規模有多大，而這些受影響的對象，包含每種產品、每項營運、每個區域和國家，以及每個利害關係人，包括員工、供應商、社區、顧客，甚至包括未來的世代和地球本身」。並認為，企業

在滿足了未被滿足的大眾需求後，除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外，也同時獲得品牌和銷售效益。亦指出淨正向公司主要的目標是為他人服務，而獲利只是這目標達成後所帶來的結果，因此，倡導淨正向並不是無私的行為，但可兼顧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同時，提升社會及公司的價值。

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暨哈佛氣候變遷專案小組共同主席Henderson（2020）將其研究20多年組織創新的成果整理成《重新想像資本主義》一書（*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書中提及，在1981年的商業圓桌會議發布一則聲明，「企業與社會是共生關係，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對社會是否負責決定了它能不能長久生存，擁有既賺錢又負責任的企業，才有健全的社會」。書中先提出創造共同價值（common value），再者利用共同價值建立使命導向型組織，並建立合作關係以同時達成永續及獲利。Henderson在書中舉出許多實踐永續的企業，其中一家創立於荷蘭的三道銀行（Triodos Bank），是依據哲學家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的學說創立，其認為社會包括三個領域：經濟、權利（含政治及法律）及文化精神，而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在三者間保持平衡。該銀行認為三件事對社會很重要，一是保護地球，所以積極參與各種環境計畫；二是地球上的人如何對待彼此，所以積極參與公平貿易及微型信貸；三是地球上每個人的發展，所以積極參與文化活動。該銀行以地球（環境）、人類（社會）及自我（文化）為出發點，並思考如何在這三個面向做出貢獻。該銀行也常遇到兩難的案子，有件案例提及有家歐洲知名鞋廠申請貸款，以提高能源率降低能源成本，預計可減少30%~35%的能源用量，且這家公司的工業廢水也淨化可當飲用水。然而，員工提出一個問題讓他們陷入兩難，這個問題是：「那些供應牛皮的牛可以在外面走動嗎？」先不論這個案例的結果，大家可能更好奇這家銀行的獲利情況如何？三道銀行的資本報酬率介於5%~7%之間，遠低於景氣好時的大銀行的績效表現，也遠高於景氣下滑時這些銀行的報酬。一邊是安心穩定的合理報酬，一邊是上下波

動大的風險報酬，如何選擇就視投資人的屬性而定了。

綜合上述不同學者的理論及研究結果，一個能永續發展的企業需先具備利他及解決社會問題的使命及遠景，搭配著自身的優勢，可能是資金、特殊的知識與經驗、關係、流程、有形資產、人員或基礎設施、企業洞察力等，對應出如何利他及解決社會問題的標的再進行策略規劃，在將策略付諸於營運活動時也需思考與他人合作，甚至與批評者合作。合作除可強化實踐使命及策略的資源及優勢，也能增加行動上的多元觀點，兼顧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化阻力為助力；另外，與不同利害關係人溝通以達成共識，才能於企業與社會共生關係中長久生存，並創造健全的社會。因此，企業以永續、利他或服務眾多利害關係人為使命，不但創造企業自身的獲利，也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兼顧利害關係人的權益，是自利利人的實例。

## 四、心靈環保與企業永續發展之關聯

人類的生活環境可分為四種，一是人們所依存的自然環境，是指山、河、海及其所蘊含的天然資源等；二是人際關係的社會環境，是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間的人際關係；三是物質的生活環境，是指食衣住行育樂等設施；四是精神的生活環境，是指超越物質的心靈活動範圍（聖嚴法師，2020c：70）。本文將四個生活環境整理如圖1所示，自然、社會及物質生活環境彼此有交集也有獨自特性，然而，這三個環境都受到人們的情意、觀念及精神的影響，所以法鼓山以心靈環保為主軸，再擴大為自然環保、禮儀環保及生活環保等四種環保，分別對應精神、自然、社會及物質的生活環境。

ESG是指公司要面向的環境、社會及治理，對應到國家層級則為環境、社會及經濟。環境面向是關於各種自然資源的取用，以及請大自然無條件地接納廢棄的固體、氣體及液體。但地球資源有限，可吸納的廢

棄物質的能力也有限，依據EarthOvershoot Day的分析指出，2024年的地球超載日為8月1日，表示2024年後5個月的人類需求是借用未來年度的資源以維持現在的生活模式。再進一步查看各國家的超載日，發現卡達的超載日在2月11日，而印尼及厄瓜多的超載日在11月24日，表示有些國家是向印尼及厄瓜多等無償地借用自然資源。若以企業而言，企業過度地使用天然資源，就如同向使用較少資源的社區民眾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借用天然資源，也就形社會面向的不平衡及治理面向的不足。然而，ESG的長期不平衡及不足，將引起受害一方的反撲，無法長久維持這種不平衡。所以，公司或國家也應以永續思維來考慮不同利害關係人在ESG各面向的均衡，才能讓公司及國家得以永續及發展。因此，可見ESG彼此間有部分交集，並以永續發展為思想架構的主軸，ESG三者與永續發展的相關性如圖2所示。

圖1

PSE的四個生活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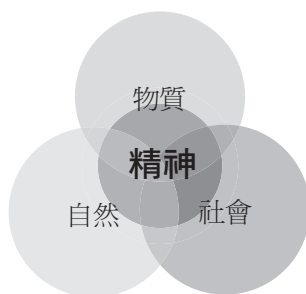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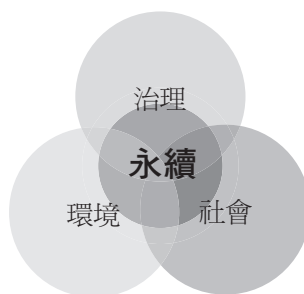


圖2

ESG的三個層面



目前關於永續發展較有共識的定義為：「在滿足當代的需要又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模式」（WCED, 1987），所以永續發展關注著人類的發展，在循著前代人的腳步，為當代及後代人類尋求各項發展上的平衡點。聖嚴法師（2020a）說：「由於人類的自私自利之心，根深柢固，明明知道，破壞環境、製造污染是自害害人的事，一旦

遇到和自己的現實利益衝突之際，或者有機會可以滿足自己的私欲之時，便會容易忘掉公益，便會不顧後果的遠憂，便會只管得到手就好，充其量只問有沒有犯法，會不會被罰，卻不易考慮到破壞了生態、污染了環境，對其他的人有什麼不好，對自己生存的大環境有什麼壞影響，對後代的子孫有什麼危機。因此，我常提醒世人：今天生活在地球村中的全人類，就像是生活在同一個錦魚缸中的許多條錦魚，只要有一條魚拉了屎，污染了缸中的水，受污染的是每一條魚，包括拉屎的那一條魚在內」。所以，應將所有動、植物生存的環境都視為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不但注重身旁的自然及社會環境，也需關注到「地球村」中各地方的各種環境保護問題（聖嚴法師，2020m）。

在精神的生活環境中，心靈環保讓我們知曉保持心靈的平靜是初步的快樂；以自己的專長、時間為社會提供智慧，讓他人感到身心安適，讓快樂的範圍擴大。四安的安心、安身、安家及安業說明處世的優先順序，在安頓好自身後，再將這份善意推向近愛及遠鄰。四它讓我們以客觀的角度看待事情形成的原因，善用自身可及的資源盡心盡力，事後不自喜也不耿耿於懷。以上佛法的智慧，讓大眾知悉人是環境的一分子，不論是近愛或遠鄰也是環境的一部分，環境的好將擴及自身，反之亦然；也讓大眾知悉，成就他人如同成就自己，善待他人，就是善自己的身心與修行。因此，以心靈環保、四安及四它的精神出發，知道永續一開始是為自己而行動，進一步是大我而行，若能將小我與大我等同視之則是修行境界的提升，讓人們在永續行動時能有源源不絕的動力，而非僅是行善或懺悔之行。

佛法說身體是「正報」，生存的環境是「依報」，是人類需依靠而生存，所以自然環境就像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人類無法單獨在無世界現有的動物及植物的環境下生存，全球的一草一本、一蟻一蜂都是與人類共同生活的生物環境。若任意破壞身旁或他國的環境，很快就要承受報應，進一步也要知福惜福地保存物質資源，以利未來子孫的生存所



需，也是為我們自己來生的淨土而設想。然而，現代思惟及SDGs的觀念中，仍以經濟為主，再兼顧環境及社會權益的平衡。現代的環保觀念是以科技開發的方式來創造可永續使用的自然資源，並期待以控制性手段達成生態保護。然而，聖嚴法師指出，除太陽能與雷電外，很少有自然資源可以被永續開發與永續使用，且大自然原本即處於一個自我調整的生態平衡狀態，以人為力量進行干預較可能帶來災難而非永久平衡，因此認為目前的環保作法並不積極，也無法達成永續。若能以「自然環保」、「四要」、「四福」、「生活倫理」及「自然倫理」等當成行為準則，從生活中盡量節檢與簡樸地珍惜自然資源，以尊敬自然界的各種生命的切入點，視一切生命都是人類的骨肉同胞地愛護一切的動物和植物，更應以全人類的普遍幸福及永恆利益的出發點，開發能讓人類永續生存的科技，即是與心靈環保的觀念一致（聖嚴法師，2020n）。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成社會環境，需要倫理的規範，所謂倫理是指尊卑、高下長幼和先後的次第；就佛法而言，稱之為「法住法位」，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環境、職位，有不同的立場和位置，彼此相互尊重就是倫理。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各有其軌跡；有時擔任老師的角色，行為就像老師；有時為成學生，就盡學生的本分（聖嚴法師，2020n：100-102）。PSE中的「禮儀環保」、「四感」、「家庭倫理」、「校園倫理」、「職場倫理」及「族群倫理」都可作為保護社會生活環境的準則，讓每個人都有「負責任」和「盡責任」的觀念，建立正確的因果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行為淨化包括身、口、意三儀的清淨，以此個人的身心淨化，推展至全面社會淨化。

物質環境對應全球層級的經濟及公司層級的治理，考驗人們對物質貪戀的心，若以「生活環保」、「四要」及「職場倫理」內化成我們的行為，就能盡職盡分，取所該取，於戒中行事，保護好物質環境以達生活環保。自我的內在環境，包括心理活動及精神活動，可藉由佛教各種經典熏陶，調整精神環境，例如，《金剛經》的心靈環保、《維摩經》



的心靈環保意涵，以成無我的、不以自我為中心的清淨智慧。

現代生活的物質環境非常便利及富裕，科學文明也很發達，但人類的苦難是否因此而減少，我們的快樂與幸福是否超越5,000年前的老祖宗？人類提高生活品質常只關注物質生活品質的提昇，而忽略了提昇精神品質的重要性，成了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聖嚴法師說：

我們要提倡心靈環保，呼籲全人類，都能以心靈環保的原則，建立健康正確的人生觀，也就是自利利人的價值觀，要讓自己、讓他人，都能得到健康、快樂、平安的身心。好像一同乘坐在地球環境的一條大船上，所謂同舟共濟，各自以其不同的身分、不同的智能、不同的場域、不同的角度，來照顧自己、照顧他人、照顧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聖嚴法師，2020a：430-431）

凡是跟我們食衣住行、教育、娛樂等相關的一切設施，最好能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相結合，那才能夠把許多的差異性利益，匯歸於全地球、全人類永續的共同性利益。（聖嚴法師，2020a：450）

將以上論述PSE於ESG各面向的運用關係整理如表5所示。

表5

PSE於ESG各層面的運用

ESG	PSE
精神環境	心靈環保、四它、四安
自然環境	自然環保、四要、四福、生活倫理、自然倫理
社會環境	禮儀環保、四感、家庭倫理、職場倫理、族群倫理、校學倫理
治理環境	生活環保、四要、職場倫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PSE的整體架構包括精神、自然、社會及治理環境等不同面向，對

聯合國提出於2030年期待達成的SDGs也能具有指引及深化作用。四種環保、四安、四它及四感提及對自己內心修為的思考方式，讓大眾知悉全球的安定來自於個人的安定，而環境的安定亦有益於安定自己的身心，所以小我、身旁人、事、物及大我間是密不可分，是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形成有其因緣，要善解因緣，在自我肯定後也要能自我消融。對應於SDG10減少不平等及SDG17多元夥伴關係外，因具有永續教育意涵對應SDG4優質教育，對不同性別、種族、宗教年齡應等同視之而對應SDG5性別平等及SDG10減少不平等，關於天然資源善用的觀念及四要對應SDG6淨水及衛生、SDG7潔淨能源、SDG12永續消費與生產、SDG13氣候行動、SDG14保育海洋生態及SDG15保育陸地生態；另外，心靈環保需考慮制度法規設計，感化與感動也能成就大家的良好工作環境，所以對應SDG8優質工作及SDG16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心六倫對應與團體人相關的SDGs，而四福除對應天然資源使用的SDGs外，也對應善用資源減少終結貧窮的SDG1及減少饑餓的SDG2，另外，與心靈環保、四安及四它也都有益SDG3健康身心的達成。PSE與SDGs對應如表6所示。

表6  
PSE與SDGs

PSE\對應SDG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四種環保			●	●	●	●	●			●		●	●	●	●	●	●
四安			●					●									●
四要						●	●	●		●		●	●	●	●	●	
四它			●														●
四感								●									●
四福	●	●	●			●	●		●		●	●	●				
心六倫				●	●			●		●							

資料來源：修訂自李啟華（2019）。

佛教時空包涵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生生世世，除地球的生物外，也擴及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之外，還有無量十方世界。聖嚴法師說：

凡事凡物，時時處處，都是在說無生無滅、悲智具足的實相法。一切現象既然都是諸佛的無聲說法，便不會見到跟自己有矛盾的事，也沒有得失利害的事，但有尊重生命、珍惜資源，為眾生的利益、為眾生的苦難，而生起慈悲救濟的事。這是心靈環保的最高境界。（聖嚴法師，2020a：446-447）

聖嚴法師說心靈環保的落實可從四個層面進行，一是以穩定情緒為起點，養成健康的心理狀態，其最好的方法為宗教的靈修祈禱或學習佛教的禪修；二是培養平等無私愛心的觀念及思想，引導我們的行為，共同追求全球的倫價值及永久和平的目標；三是經由穩定的情緒及平等的愛，以淨化每個人的心靈，提升精神層面；四是體會全體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的精神，並用以化解由心靈貧窮而造成的災難與危機（聖嚴法師，2020o：80-82）。因此，在聖嚴法師提出的PSE，除顧及現代及未來的地球眾生外，也包含懺悔過去世所造諸業，而空間亦擴及至無量十方世界，藉由學習禪修增長自我的慈悲智慧，經由淨化後的精神來感受無量無邊的眾生需求，才能擬訂出「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策略，如菩薩般地利益一切眾生。

一個永續發展企業是由設立使命及遠景開始，經由認識企業優勢、設定策略、實行與合作，最後則是溝通；就如同禪修觀念的認識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及消融自我，經由此過程才能達成無我。想達成一個成功的人生，必須從設立「方向感」開始，方向感抓對了目標，後續的規劃及實行才能在正確及省力的路徑上前行，而有一個成功的人生。一個永續發展的企業也是如此，必須從設定及認識企業的使命及遠景開始，而PSE就是一個確認使命及遠景能否產生企業永續發展的原則。

## 五、結論

自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已200多年，人類的科技及生活便利性都大幅提升，然而，這些豐厚的成果是建立在許多外部成本之上，包括目前大眾面對的氣候變遷、塑膠廢棄物、水污染、空氣污染、貧富差距、種族對立、金融風暴、管理階層舞弊等問題。然而，這些問題的成本卻由投資人、社會大眾及自然環境來承擔，也造成追求經濟獲利的同時，未能達成ESG三者之平衡。

為了減緩及調整ESG的失衡狀況，要求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的訴求逐漸萌芽，學術界也開始討論企業的責任範疇。一派理論認為企業的目的只有追求股東權益；另一派理論則認為企業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應追求符合社會價值及滿足社會的活動。隨著ESG失衡的情況逐漸嚴重，許多人遭受環境污染及不平等對待之苦，也開始發出不平之鳴，環境及人權保護團體開始為受苦之人發聲，國際組織也集眾人之力訂立適合各國遵守的原則或協定，讓大眾意識到ESG的平衡發展才是企業永續發展之道。許多ESG文獻提議的永續發展實踐方法，開始成為企業經營者的必修學分，從董事會、高階主管至一般員工都必須對ESG有深入的瞭解，從跨國大型公司到一般公司都開始發布永續報告書，也將SDGs及ESG的相關概念融入策略及營運活動中。然而，所有的文獻皆指出ESG規劃最重要的因素為使命及遠景，形成一個簡單、清楚及讓利害關係人理解的「企業目的」，讓企業行為起始位於一個正確的「方向感」，再經由策略規劃及執行，才能達成兼顧利害關係人的企業永續發展。

聖嚴法師說，人必須「建立生命的方向感」，就是「生命的主要目標」，也是真正人生的大方向：身心安定、健康、安全和大眾的幸福。企業也必須建立「企業的主要目標」——使命感，而PSE就是建立使命感的價值準則。PSE包括「四環」、「心五四」及「心六倫」，「四環」除考慮ESG三個層面的平衡外，也提供根基精神層面的指引——

「心靈環保」，而「心五四」及「心六倫」亦提供執行營運活動的行為準則，讓企業一步步地調整方向，以共同創造出自身安定、眾人安心的人間淨土。

本文初步提出將PSE運用於CSR的落實上，以使企業能更全面思考不同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的幫助，以共享的觀念來兼顧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促進企業永續發展。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PSE應用於更有效、更廣泛的永續發展議題，例如，淨零溫室氣體排放、生物多樣、多元、平等、共融及正義（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and justice），提昇大眾面對未來各式挑戰的信心與動力。

## 引用文獻

- 李啟華（2019）。〈心靈環保、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揭露與實踐永續發展目標之影響因素〉，《聖嚴研究》，13：365-407。
- 果光法師（2014）。《心靈環保經濟學》，臺北：法鼓文化。
- 林其賢（2016）。《聖嚴法師年譜》，臺北：法鼓文化。
- 林宜諄、高希均（2008）。《企業社會責任入門手冊》，臺北：天下文化。
- 教宗方濟各（2015），〈通諭《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2020.6.5，[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1PopeMeessage/3Encyclical/Laudato%20si'\\_tc%20\\_final.pdf](https://www.catholic.org.tw/vatican/1PopeMeessage/3Encyclical/Laudato%20si'_tc%20_final.pdf)
- 辜琮瑜（2017）。《心靈環保講座選輯（二）：心靈環保心地圖》，新北：法鼓文理學院。
- （2022）。《聖嚴法師心靈環保學意義與開展》，臺北：法鼓文化。
- 聖嚴法師（2020a）。〈從東亞思想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法鼓全集》，3，1：429-450。
- （2020b）。〈共同承擔法鼓山未來的使命〉，《法鼓全集》，9，2：140-147。
- （2020c）。〈禪的心靈環保〉，《法鼓全集》，4，8：134-146。
- （2020d）。〈附錄四 建設人間淨土的巨匠——聖嚴法師〉，《法鼓全集》，6，1：337-346。
- （2020e）。〈受恩、知恩、感恩、報恩〉，《法鼓全集》，9，6：136-142。
- （2020f）。〈一九九八年萬人的法鼓山年會〉，《法鼓全集》，6，11：240-245。
- （2020g）。〈「心」五四運動〉，《法鼓全集》，6，12：117-123。
- （2020h）。〈「心六倫」運動的目的與期許〉，《法鼓全集》，9，1：129-141。
- （2020i）。〈忙得快樂，累得歡喜〉，《法鼓全集》，8，8：18-20。
- （2020j）。〈圓滿的生涯規畫〉，《法鼓全集》，8，8：21-23。
- （2020k）。〈方向感〉，《法鼓全集》，8，8：24-26。

- (2020l) 。〈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法鼓全集》，8，8：30-33。
- (2020m) 。〈認識心靈環保——闡明心靈環保的精義，以及與心靈貧窮的關聯〉，《法鼓全集》，3，7：76-82。
- (2020n) 。〈第一講 金剛經與心靈環保〉，《法鼓全集》，7，2：98-110。
- Arrow, K. J. (1973).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Public Policy*, 21: 303-317.
- Bae, K.-H., Baek, J.-S., Kang, J.-K. et al. (2012). "Do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Expropriation Incentives Imply a Link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Value?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5, 2: 412-435.
- Bowen, H. R. (1953).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siness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 Carroll, A. B. (2016). "Carroll's Pyramid of CSR: Taking Another Loo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 1-8.
- Deng, X., Kang, J., & Low, B. S. (2013).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k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0, 1: 87-109. <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13.04.014>
- Dyck, A., Lins, K. V., Roth, L. et al. (2019). "D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Driv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1, 3: 693-714. <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18.08.013>
- Eccles, R. G., M., Johnstone-Louis, C. M., & Strohle, J. C. (2020). "The Board's Role in Sustainabi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8, 5: 48-51.
- Elkington, J. (1998). "Accounting for the Triple Bottom Line," *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 2, 3: 18-22.
- Freeman, R. E.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Boston: Pitman.
- Friedman, M. (1970).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32-33, 122, 124, 126.



- GRI, UN, & WBCSD. (2015). *SDG Compass: The Guide for Business Action on the SDGs*, 2020.5.18, <https://sdgcompass.org/download-guide/>
- Henderson, R. (2020). *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Krueger, P., Sautner, Z., & Starks, L. T. (2020). “The Importance of Climate Risks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 3: 1067-1111.
- Lins, K. V., Servaes, H., & Tamayo, A. (2017).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 4: 1785-1824.
- Matsumura, E. M., Prakash, R., & Vera-Muñoz, S. C. (2014). “Firm-Value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Disclosur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89, 2: 695-724.
- Polman, P., & Winston, A. (2021). “The Net Positive Manifesto,”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99, 5: 124-131.
- Porter, M. E., & Kramer, M. R. (2006). “Strategy and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4, 12: 78-92.
- (2011). “The Big Idea: Creating Shared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9, 1-2: 62-77.
- Serafeim, G. (2022). *Purpose + Profit: How Business Can Lift Up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Leadership.
- van Marrewijk, M. (2003).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CSR and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Between Agency and Commun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44, 2: 95-105.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